



《山东文学》执行主编赵月斌

《地啸》通过历史细节与人物经历,呈现了抗日战争的地域性图景与人性复杂性。小说的开放式结构提供了丰富的解读可能,为战争叙事注入多元视角。总体而言,《地啸》是一部兼具历史厚度、文学张力和人性探索的作品,为抗战题材提供了全新的阅读体验。

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丛新强

《地啸》最难得的是激发读者对战争的一种反思。今天我们来阅读抗战文学,不只是审视那一段历史,更是看到战争带给人们的恐惧。这部小说里没有一个人不是恐惧的,从罗得宝身上我们能够理解一个小人物在大历史面前的无能为力和微不足道。这部小说把抗战、爱恨情仇和生存本能结合得非常巧妙,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是在我们所接触到的抗战文学之中特别细腻的一部,也是艺术性特别强的一部作品。



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著名文学评论家张艳梅

《地啸》以时空折叠的叙事策略重构了抗战历史的书写方式,以民间伦理的复杂肌理丰富了战争文学的人性维度,以地域文化的深厚底蕴赋予民族史诗独特的精神标识。王方晨没有停留在铭记历史事件的表层,而是深入挖掘战争背后的人性本质与文明根基,让这部作品成为反思暴力的哲学寓言。当我们在时空交错的叙事中听见黄河口大地深处的呜咽与啸鸣,实则是在与民族的精神过往对话,那些在血与火中淬炼的灵魂,那些在伦理困境中做出的抉择,终将沉淀为民族性格的一部分,在岁月长河中不断回响。

市作协主席张建鲁

作者始终将深情的目光投向乡土,以这片最熟悉的土地为载体,运用充满隐喻的叙事,刻画极具地域特色又超越地域的人物。他的语言既有来自家乡母语的生命力,又能承载现代性的复杂主题,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风格。《地啸》艺术正是这种风格的集中体现,作品以精湛的叙事艺术,对人物复杂性深度挖掘,以及对历史与现代的反思,完成了对一场战争、一片土地,一个时代心灵的深刻书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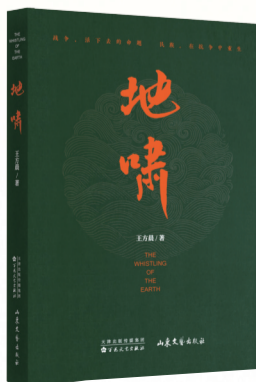


济宁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经理满涛

《地啸》壮美瑰丽、想象丰富,独特的叙事结构,无论艺术性还是思想性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书中的反英雄人物罗得宝是土地的缩影,是一个“土地英雄”,虽不伟大,但像一棵野草,顽强地活下去,直到1986年,以74岁之龄寿终正寝,永远埋在了自己开垦的土地里,化为了泥土。这个反英雄的人物形象非常鲜明独特,是王方晨对文学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

市作协副主席纪广洋

《地啸》的叙事艺术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存在本质”厚土心原。小说的时间线在现实与过去之间穿梭,如同地质年代的断层与叠加。抗日战争的创伤记忆、集体化时期的集体创伤、改革开放的转型阵痛,这些不同“地质时期”的断层在“皂坝头”这片土地上交汇、碰撞,且以“地啸”的形式爆发。这种叙事结构打破了线性时间的束缚,使小说获得了历史的纵深与现实的广度。



内容简介

当年,灾民罗得宝顺河而下,来到黄河入海口地区,开垦大片荒地,依水结庐,草创皂坝头村。其妻宋兰香在寻夫途中,遭人奸污,后生下一子,取名小虾。罗得宝对小虾的出生耿耿于怀,人生目标也随之改变。宋兰香为保护自己的儿子,以宽厚的母爱,与罗得宝进行着无休无止的较量。

日寇来了,驱逐村民在村北无边无际的大苇荡割苇,以寻找转移的八路军机关,并杀害了罗得宝的亲子,村中其他家庭也惨遭荼毒。

精神上已经垮掉的罗得宝心怀恐慌,欲回老家。老萧为防人心涣散,前来阻止,激愤中削掉了他的两个脚趾,给他造成了更大的耻辱。

老萧率自卫团打击日寇,然与罗得宝恩怨未了,许诺打完日寇,就还给罗得宝两个脚趾。罗得宝担心他会死在战场上,暗暗跟踪。一方面是老萧与日寇的浴血奋战,一方面是在一旁冷静而怨毒的等待。老萧终于承受不住罗得宝的顽强纠缠,不顾宋兰香阻拦,计划在大苇荡设下八卦阵,血祭亡灵……